

怀念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风华当年 忆同窗

□于冠深

今年年初得知,我在禹城师范的同学有的又走了,不免一阵悲痛。

禹城师范是1958年建校。我们第一届学生总计八九十人。屈指算来,这八九十人当中,已经有8人不在了。他们是王汝才、刘忠连、刘吉凤、赵德坤、张相才、张长金、徐延山、赵明堂。跟我那些其他学习阶段的同学比,师范时代的同学,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更深的印象,原因在于有着其他学习阶段所没有的特殊经历。我因毕业后工作两年又到省城上学并在省城工作,他们则大多数在家乡当小学教师,平常少有联系,故一想起他们,还是当年在师范学校时的老印象。

当年我一进禹城师范学校,就没黑没白地大炼所谓“钢铁”。不久又接上了深翻地运动。那是11月份的一天晚上,我们顶着满天的繁星开赴“战场”。那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干活:铁锹翻舞,尘土飞扬,动作没有间歇,发力没有节奏,人人气喘吁吁,个个通身是汗。有同学脱了棉袄,许多人跟着脱了棉袄。有同学脱了棉裤,许多人又跟着脱了棉裤。

当睡眼惺忪的太阳升起来时,优胜红旗插给了有同学最先脱掉棉袄的集体。徐延山愤愤不平。他说:他们就是会搞形式,他们翻地的深度没达到上级要求的标准。徐延山那时不懂——我也不懂——那不是个讲究实事求是的时候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那时要的就是形式。更莫说按要求的深度去翻,阴土给翻上来了,反不利于庄稼生长。话说回来,徐延山不服也没有办法,他自我安慰:咱当无名英雄好了。师范毕业后徐延山参军入伍,后转业在省城工作。一天下午,他带领他们单位的篮球队到我供职的单位打友谊比赛。我见他形象大变,说道:“你发福了!”他说:“党培养了这么些年,凭咱的觉悟,能不给社会主义增光?”去年冬天,他和老伴逛公园回来,上楼梯时猛地倒下,竟然再没有起来。

赵明堂性格恬淡,静默寡言,就干活而言,则是把呱呱叫的好手。据我观察,有些本算不上重活的活,有的人干就如牛负重,吭吭味味,成绩令人不敢恭维;有些决不是轻活的活,有的人偏就是举重若轻,游刃有余,既出活又出彩。用打仗作比:“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”。赵明堂干活就属于后一种情况。1959年春天,学校领导要同学们自己动手扩建教室。赵明堂乃首屈一指的瓦匠。不知道他过去是不是拿过瓦刀。反正他拿起瓦刀来就是个瓦匠的样子,而且越干越像样。据说,临近春节的一天,他正闲坐着吃花生米,突然头一歪拉,人就过去了。——不光干活利索,走也毫不拖泥带水,“就像咽下一粒花生米那样点事不费咽气了”。



前排左起第二人是刘吉凤,第二排右起第二人是徐延山。本文作者为第二排右起第六人。

1959年秋天,我们十几个人的小车队到某地去推地瓜。中午吃饭,一人分得一份较定量多些的煮熟了的地瓜。饭后走上路时,王汝才却坐在地上迟迟不动。我到他身边一看,原来他吐了,呕吐的是一堆刚吃进肚里的地瓜。“你看可惜了吧?你看可惜了吧?”他这样一再重复地说。我理解他的心情,站在旁边陪他。现在我想,也许那一刻他正作思想斗争:是不是把那些吐出来的地瓜再吃下去。对我这样的猜测,或许有人质疑。这也难怪:他们没挨过那样的大饿。王汝才曾感叹自己太瘦。我说:现在除了炊事员和管伙食的,哪个不瘦?他说瘦跟瘦不一样。他伸手指着食指和我脸上捏了一下,又拉起我的手让我在他脸上捏。相比之下,他的脸的确更缺少皮下脂肪。但他为人直爽,是个可以信赖的人。忘记哪一年了,有同学告诉我说:王汝才早不在了。可惜不知详情。

刘忠连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。他每逢对大家讲话,总好像是一面讲一面寻找最有力的词句,眼睛频繁眨动,不时看天。有一段时间,我受命编写快板、剧目等,供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演出。一天下午,全班同学都在上自习做作业,就我一个人赶写节目。写了一阵,我也拿出作业来做。蓦然,一只手指到我作业本的旁边,食指啄米似的,“啜啜啜”敲了三下。“节目写完了?”刘忠连语气挺冷地向我发问。编节目是政治任务,属于“红”的范畴,我还没编完节目就做作业,难免有“白专”之嫌。我那时正申请入团,有种被“逮住”的感觉,只好将作业收起。但也心中不平:装什么呀装?难道你当支书团组织就是你的了?我以为这一来我入团的希望至少短期内不大了。事实是没过太长时间,我的申请被批准了。刘忠连聪明好学,当了几年教师后又考上了山东大学,毕业后被分配到外省工作,后来被癌症夺去了生命。

在我们那届学生当中,刘

吉凤年龄较大,是位忠厚长者,颇有表演特长。我写的几个小剧目,都是他扮演主要角色。本来我自己觉得写得怎么样的剧目,经刘吉凤他们一演,我就又觉得还可以哩。第二个学年结束,刘吉凤变身为我们的老师:当了教务员。他后来一直在县教研室工作。大约是2004年吧,我们禹城师范一级的同学搞了次聚会。有同学说,吉凤患脑血栓正在静养,不参加了。聚会将结束时,吉凤还是来了,见了多年没见的同学,笑容格外灿烂,只是对有些同学叫不出名字来了。“想想他是谁?”有同学指着另一位同学问他。他笑,拍拍脑门,说道:“别慌,别慌,我能想起来,我能想起来。”他果然想起来了!大家就好一通鼓励,祝他早日康复。不料时隔两年,我们第二次聚会之前,他去世了。

记得第一次聚会时,在到场的同学中,顶数张相才看上去年轻且身体健壮。我对他说:“就你还是年轻小伙子呀,是不是那回跑马拉松跑得?”他笑,还特意晃了晃身子。那是1961年的春天。明明困难时期,县里居然搞马拉松比赛,张相才居然报名参赛且跑下来了。谁能想到,他也在我们第二次聚会之前去世了!赵德坤人很精干,字也写得很好。我们第一次聚会后不久,他患肺癌去世。至于张长金,我没有具体事情可写,单是还记得当年那个中等个头、年龄较小、性格内向、言语不多的小伙子模样。

法国思想家蒙田有这样一个说法:“老年人的任务就是学会如何死亡。”我感到费解。一个人如何死亡,情况固然多有不同,但除极个别的例外,没有选择的余地,究竟怎么个学法?比如赵明堂那样的死法,按乡亲们的说法,那是“修”来的。也许蒙田是说老年人应该学会以豁达的心态对待死亡吧。而所谓豁达也者,似乎可这样解读:人在不可改变的现实面前,承认无能为力并自我安慰乃至以苦为乐。一言以蔽之,曰:笑对无奈。死亡对人而言,是最为无奈的事了。相较于恐惧和愁苦等其他心态,只有豁达的心态有利于提升生命的质量和延伸生命的长度。所以,面对死亡的豁达,是对死亡最好的抗争。死者长已矣,存者当珍重。希望所有健在的我的同学和所有老年朋友,都有分豁达的心态和多一些珍重。

天兴集团杯“孝行齐鲁·爱在人间” 《婆媳好故事》 有奖征文启事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家庭和谐关乎社会的和谐,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是家庭和谐的关键。父母抚养儿女心甘情愿,儿女孝顺父母天经地义,但屋檐下还有一种没有血缘的亲属关系,那就是婆媳。本没有血缘的两个女人,因为共同爱着一个男人,而成为了亲密无间的一家人。自古有“婆媳是天敌”或“婆媳是冤家”的说法,“多年的媳妇熬成婆”也隐含着婆媳不平等的潜台词。当今社会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个人修养的提升,婆媳关系日益改善,媳妇们已经进入“幸福时代”,“恶婆婆”也越来越少。然而,因着家务,因着代沟,因着不同的价值观、道德观等等,家庭中婆媳还是最容易发生矛盾和争吵的两个人。

但为了家庭的幸福,为了婚姻的美满,不管是作为婆婆的一方,还是作为儿媳的一方,都在做着维护好婆媳关系的努力。有的从陌生走向亲密,有的从干戈化为玉帛,有的从儿媳相处成女儿,你家有怎样的婆婆媳妇亲密相处的故事?你的邻里亲友又有怎样的婆婆媳

妇亲密相处的故事?或者您是如何孝顺自己的婆婆的?请把这些美好的人间真情故事写下来,投给“孝行齐鲁·爱在人间”《婆媳好故事》有奖征文。

本次征文由本报和山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、山东邹平天兴集团联合举办,是前四届“孝行齐鲁·共建和谐”征文活动的继续。前几次征文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参与,但也有不少来稿偏离主题,比如把孝顺父母的主题写成了父母如何爱护教育儿女的故事。这次征文也请参赛者一定紧扣婆媳关系,从如何孝顺婆婆入手,书写一个家庭和谐的故事。

活动时间:即日起至2011年10月30日。

题材要求:讲述婆媳与儿媳间的和谐故事,篇幅限定在1500字以内。

奖项设置:一等奖2名,奖金1000元;二等奖5名,奖金500元;三等奖8名,奖金300元;优秀奖50名,奖金100元。

投稿邮箱:sdzxhappy@163.com

最美的花朵

□春华

去黑龙江的一个山区小城采风,那儿的山水别有一番情趣。

那天,我们登上一座小山的顶峰,浩荡的长风之中,满山的石头都静默地矗立着。我们在一堆乱石旁边合影留念,这时,手持相机的小王忽然停了下来,向我们身后望去。

我们也回头望去,只见在石堆的另一边,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正在搬石头。我们走过去,看见那个小男孩把石块搬到不远的悬崖边,然后扔进山涧里。他就这样不停地来回跑着,很快便满头大汗。

我们感到奇怪,就问他:“小朋友,你在玩什么呢?”

他抬头看了看我们,说:“扔石头呗!要是你们照完相了,那就赶快下山去吧。”

我们互相看了看,觉得这个小孩很反常,问:“你能告诉我们你为啥要不停地扔石头吗?”

小男孩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,说:“山下有一条废弃的隧道,你们知道吗?”我们点点头,上山前我们看到了。

男孩接着说:“隧道塌了,我爸爸被砸死在里面了。都怨我!他把手表落在隧道里面了,他答应过我,那块手表以后要送给我的,我就让他回去找,谁知隧道就在那时塌了……”

山顶上一片沉寂,过了良久,我问他:“你每天都来扔石头,是想把你爸爸挖出来吗?”

小男孩摇摇头,说:“爸爸是挖不出来了!我看见别人的坟都那么矮,可我爸爸身上却有这么大一座山,我怕他太累了,我扔下去一块石头,爸爸就能轻松一些。你们快下去吧,我爸爸承受不了这么多人的重量!”

我心里涌起一阵感动,不知是谁带的头,我们都搬起石头,往悬崖下扔去。

小男孩看着我们,终于露出了可爱的笑容。

我家附近有一个擦皮鞋的大嫂,她每天都在那儿给人家擦鞋,以赚取微薄的收入。她丈夫是捡垃圾收破烂的,每天骑着一辆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。

他们有一个刚上初中的女儿,那个大嫂经常提起女儿,说女儿学习特别努力,一直是年级前三名。说这些话的时候,她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是的,即使生活在最底层,也有自己的骄傲。

有一天,我从外面回来,发现一个小女孩正坐在街口擦皮鞋,而那个大嫂悠闲地坐在后面的墙根下晒太阳,小女孩红扑扑的脸上淌满了汗水。我走到大嫂身边,她指了指小女孩,对我说:“这就是我闺女。”我心里微微有些愤怒,这么小的孩子,母亲就忍心让她出来干活儿,真是被金钱迷了眼。我无语,看着小女孩的背影感慨万千。

空闲的时候,小女孩跑过来,递给我一个大茶缸,让妈妈喝水。我终于忍不住问她:“你不好好学习,怎么跑到这儿来干活儿?”

女孩甜甜一笑,说:“这是第一次呢。平时我妈不让我来,今天是周日,也是我妈的生日,我没啥礼物送给她,替她擦一天鞋,就当是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吧。”

我的心被一种温暖的力度击中。我抚摸着小女孩的头,轻声说:“好孩子。”

转身离去的时候,我心里充满了美好的感觉。最平凡的人们总是带给我最深的感动,这个小小的女孩,她让我看到了生命中最美的花朵。

投稿邮箱: www.3207@163.com

